

城之梦

● 中国南方城市诗选 ●



7
8

城 之 梦

——中国南方城市诗选

力 虹 等

*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1插图 48首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册

书号 10430·38 定价 0.83元

序

公 刘

自有新诗运动，六十多年以来，还没有出版过专门描写城市生活的多人选集；要有，当从这本书开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划出一个新时代，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决策以来，也没有出版过集中纪录一大批重要城市艰难起飞的初步历程的多人选集；要有，同样当从这本书开始。因此，这本薄薄的诗集竟具备了双重的美学价值与史料价值，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令人感到需要特别郑重对待。

我清点了一下名单，全部作者中有一半和我见过面，或者通过信，余下的一半也都是已经从报刊上熟悉了。我以为，他们称得上是有才华，有实力，有个性，有见地的一群，和另外一批活跃在当今诗坛上的青年诗人一样，是中国新诗希望之所在。我总是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在别人看来，我的目光大概是交织着疼爱、迷惑、惊慌和要求充分理解的渴望的吧。唉，我这个多事的老头子！

真的，真是这样的。

如果以伟大的四·五运动——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和再启蒙——作为起跑线的话，那么，在新诗的

复兴浪潮中，已经涌现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北岛们和舒婷们，第二梯队便主要是他们了。和第一梯队相比较，他们的年岁略小，经历自然不尽相同，特别是他们跨入思想臻于成熟的门槛稍迟。（顺便说一句，思想的成熟和年龄的增长并不按正比例发展；遇罗克年仅弱冠，却表现了哲人式的深邃，而有的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是智力的毛胚。）独立不羁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习惯，是这两个梯队的共同的基本素质。然而在艺术爱好和美学追求方面，则显示了相当明确的差异。后者忧郁而不孤独，严峻而不冷漠，惆怅而不朦胧，并且更为逼近生活。具体一点讲，他们以挑剔的眼光仔细审视着生活中的一切，而不是站在远处凝眸冷嘲，甚至掉头而去。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完全可以讨论的。而基于上述的考察，再以诗歌艺术的疆域来划分，这个第二梯队一方面由于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和历史的许多因缘，造成了他们自身的彼此楔入，另一方面又仿佛作为一个重要的结合部与过渡地带，介于现代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诗歌中间，举足轻重而引人注目。由此，他们既同时能为双方所接受，似乎又同时被双方所猜疑，因而处于一种令人愉快而又令人悬心的位置。这，当然也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完全可以讨论的。

我以为，截至目前，他们对中国新诗作出的全

部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正是城市诗。为此，我愿向他们敬礼。过去，我也写过城市诗，例如《上海夜歌》、《兰州》等等，而且颇受谬奖。但和这些青年同志们的作品对照一读，就立刻感到轻飘飘的，委实过分单纯、光洁和理想化了。每个时代都只能生养那个时代的儿子。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明朗、乐观和八十年代的忧患、多虑不能相提并论。倘使我此刻要再写城市诗，该怎么办呢？我不禁油然兴起了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了，我将学习他们的瞅准一个角度，切入生活，纵深解剖的手法；我将学习他们不强行净化生活，复杂归还于复杂，肮脏归还于肮脏的求实作风；我还将学习他们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投入一只料瓶进行化学处理的胆识与决心……

从某种意义上看，南方是得天独厚的。她囊括了全部的经济特区，她占有过半数的开放港口，她能拿出一连串的“金三角”，她还拥有无与伦比的工业——科技——知识结构和农业、渔业的优势。作为青年，作为诗人，又有着双倍的敏感。于是，广袤的长江以南地区，就成了他们理想的舞台。如今，他们已经把二十三具年青的灵魂和四十八首深沉的恋歌送上了城市的祭坛，奉献给新生活的上帝。上帝，您就裁判吧！

他们还来不及形成流派，虽然他们相同的或者近似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我相信，他们会象滚雪球

那样越滚越大。这不过是他们的初次尝试，肯定会有更多的灵魂和更多的恋歌呈献给上帝。上帝是谁？上帝是人民。人民深知自己的孩子，也许不干净，然而无罪。

文章写到这里还不算完，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尾巴。有的读者见到过我不久前发表的声明——由于健康的关系，不再替任何人的诗集作序，可能会问：怎么又写了？因此，得摆一摆这个过程。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我去杭州到“海洋诗会”报到，二十一日抵达宁波，二十二日傍晚，柯平偕同伊甸来访，谈起他的一段苦恼：编了一本反映南方城市生活变革的选集，苦于没有出版家接受。和我同居一室的岑桑同志，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当即拍板：“给我们！我们出！”充满广东人的热情和当权派的魄力。岑桑同志转而要我写一篇序。我期期艾艾。柯平用一双本来稍微暴突，却由于褶皱极深的双眼皮而变得漂亮起来的大眼睛牢牢盯住我，我心软了。于是，立刻响起了岑桑铿锵的广东官话：“得！得！”（这就对了！）柯、伊二位欣然微笑。可十天后，我回家讲起这件事，落得女儿好一通埋怨：“往后看你怎么办？”

怎么办？就这么办。我在这儿埋下伏笔：答应不答应，我拥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告罪了，打住。

1986.1.27.卧病一个月整，倚床写就。

目 录

力 虹 (二首)	1	节日夜纪事
	4	黄黄的日本裙
于 坚 (一首)	6	尚义街 6 号
王小龙 (四首)	10	心还是那一颗
	12	外科病房
	14	遗忘
	15	出租汽车总在绝望时到来
车前子 (二首)	17	这—个城市
	20	水果店
许德民 (二首)	23	永恒的插曲
	25	画你
伊 甸 (三首)	26	流行感冒

	28	七月
	29	看风景
孙晓刚 (三首)		
	32	黑皮肤的城市
	35	马克思雕像札记
	37	大街悬挂一副拳击手套
沈宏菲 (一首)		
	40	上海, 我的城市
宋琳 (二首)		
	43	冬天的第一场雪
	45	骊歌 ——悼亡友
沈天鸿 (二首)		
	47	武汉大桥
	48	注视河流
李钢 (三首)		
	51	那天下午
	52	夜
	54	城市的声音

筱 敏 (一首)	56	羊城
林贤治 (二首)	61	集邮
	63	贝多芬
周志友 (一首)	66	写在一个中国矿工的追悼会上
张 烨 (二首)	70	镜子
	71	一旦我的末日来临
		——写在1984年5月21日午夜
		23时39分上海强烈地震的时刻
张小波 (三首)	73	钢铁启示录
	76	信过邮局
	78	单程车票
张建华 (一首)		
宫 辉 (一首)	80	迪斯科与茶馆

	82	攥锹把的日子
柯 平 (三首)	86	在九月穿过地铁
	88	那人的来信
	90	自然
曹 剑 (二首)	92	弧形舞厅
	94	长笛手之妻
简 宁 (一首)	97	一个念头——失恋者以及大街
嘉 嘉 (二首)	100	回归日
	102	急转弯
韩 东 (四首)	106	有关大雁塔
	107	一切安排就绪
	109	半坡历史博物馆
	111	汽车

力 虹（二首）

力 虹 原名张建红，男，27岁。浙江某文学杂志社编辑。1981年起在《青年诗坛》、《青年作家》、《萌芽》和《诗刊》等报刊发表作品。浙江作协会员。

节 日 夜 纪 事

难道只有熙攘和龙灯舞才能表达
节日夜的
狂欢

这时却有一些人
悄然踱向城郊的湖边
这是一些

特别爱激动的人

他和她
就这样在长椅的两端坐了下来
夜静静
湖静静
因为陌生
他们都感到很亲近

（她也许想起了天鹅湖的故事）

喔！焰火升起来了
散成梨花 散成菊瓣
散成满天星雨
最后散成
湖水深处晶烁烁的梦

（他想此刻
市中心广场肯定如潮如沸）

十九岁的睫毛和泪珠
被亮亮地刷亮了
他发现她很美 他突然想到什么
其实他来不及想到什么

就在她的额上吻了一下

静

远远的焰火

这在她少女时代是第一次
正象焰火三十五年来或有史以来
第一次
惊人地照亮这座古老的城市
焰火太美了
这是无法抗拒的

她和他都觉得这挺好
湖挺好 长椅挺好 郊外的节日夜挺好
素不相识而一起表达了某种情绪挺好
以后回想起来一定
挺有意思

黄黄的日本裙

请你们想象
三月的黄花热烈地开放在女孩子
那好看的长腿上
一路蹦去
辐射光耀眼。在城市和人们的感觉上
涂沫青春期黄黄的暖色

据说是山口百惠穿过的
昨天的明星穿着短短的日本裙
踏波涛而来
整个中国拧开电视频道欢迎她
少女们涌上街头欢迎她
请你们想象那黄黄的日本裙
从高度敏感的沿海城市向大陆腹地
次第风行的情景吧

（但愿在黄裙子
和战争、血、大扫荡之间不会有任何联想
纯真的百惠
善良的百惠）

放暑假的十七岁是有翼的小天使
从方格纸的校园飞出
齐刷刷换上日本裙
黄黄红红地晃过车站、运河码头、海滨浴场
给人的印象是
今年夏天独具魅力

哦，请想象一下吧
有一群穿着黄黄的日本裙的中国女孩子
裙子上有两只小口袋
一只栖息着咕咕叫的和平鸽
另一只装有袖珍诗集
列——队——从——广——场——上——走
——过

（其壮丽可与阅兵式匹敌）
这个时刻会是多么美好

黄黄的日本裙

于 坚（一首）

于 坚 男，29岁。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全国各刊物发表诗作，曾获《飞天》大学生诗歌奖。现在云南省某文艺单位工作。云南作协会员。

尚 义 街 6 号

尚义街6号是男性大学生宿舍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一个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象一群涌进罐头盒的鱼
打开烟盒 打开许多天的心事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朋友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梵高
桌上摊开范小明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家伙总是提审似地盯住你
我们不能说他好又不能说他坏
只好说得朦胧
象一首时髦的诗
鲍光的皮鞋压着费佳佳的胶鞋
脚趾头裹着老吴的枕巾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的作协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
怎样漱口 怎样拖地板
怎样炒鸡丁 怎样午睡 怎样搜集素材
在这没有女人味的房间
童男子们经常老练地谈着女人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